

搀扶起中暑老人

吴凤珍



这电话铃声响得有些儿“急吼吼”。一听是儿子的来电,果真有急事。他再三叮嘱我们老两口高温时千万别出去,万一必需出门,那一定要在口袋里带上一张写有他的、或小舅(我小弟)电话号码的纸片。他怎会突然间想到了这事儿的呢?原来他刚才搀扶起了一位因中暑而跌在地上爬不起来的老人。

老人实在无法自己从地上撑起来,而所有路过的人却无一人去搀扶他一把,他就躺在这可以煮熟鸡蛋的地上在曝晒着!我儿子瞧见了心里难受:人怎能如此冷漠?他不假思索地搀扶起意识已有些模糊的八旬老人到荫凉处,再去买瓶矿泉水喂他喝下去,瞧他稍微好些了,再问他小辈的电话,可老人怎么也想不起了。无可奈何,儿子在确定老人已无生命危险了,才将老人交待妥当给别人,然后急着去上课了。

此事过后,他的第一个反应便是想起了老娘我和他的老继父了,都是耄耋老人了,他实在放不下这颗心。

“……休要省这么几个钱,省了作啥呢?在家里多开开空调。你瞧那老人这个样子,万一出了事,你叫他那小辈心里啥滋味?”

——嗨,他倒为啥没有像别人那样只作没瞧见、而迅速地飞驰而逃走了,难道不怕这老人或其家属反把他讹诈了?知子莫若母,我深知:他做事一向冷静清醒,当他跨下电动车准备去搀扶老人的一刹那,他已心中有底的了——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相比之下,“生命才是第一要义”。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可贵的了,其余的再考虑啥呢?世上的老人绝大多数是好人,绝不会故意讹诈人。退一步来讲,即使碰到欺诈,隐忍着冤屈,赔出钱来,让碰瓷者得逞。就不妨换个概念来思考——自己受冤赔出了钱但救回了一条命,这会让自己的心舒坦地被熨帖一下。因为救的恰恰是无价的、至高无上的生命哪!让这碰瓷者去经受大众的唾骂和自己良心的谴责,相信最终他会有所醒悟。

老人倒地搀与不搀从来都不是问题,因为谁见了都会搀的,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还在,小事一桩而已,所以它是不值一提的话题,为何现在却成了问题了呢?说来说去,只有一个字——“钱”!人对金钱的贪婪断送了老人(还不止是老人)的安全感。一旦人类能聪明地清醒过来、改正了,那么,人类也就能双手搀扶起了人类,从而拯救了自己!



有网友发文称,武汉市黄浦区图书馆等场所设置的盲道“简直就是滑梯”。根据图片,所谓盲道便是在楼梯上搭上木板,上面写着“盲人通道”,木板倾斜度达45度左右,这样的盲道像聋子耳朵。

金陵晚报曾经报道,一对70多岁稍有光感的老人,多年来没有走过家门前的盲道,在记者的陪伴下,老两口试走了6个难关。盲道真难走,老人直摇头。

由此可见,以上盲道细节的重要性被规划者忽视了。比如,为了给绿化,盲道在树池边成了断头路;为了让位于一个接一个的窨井,盲道只好委曲地紧挨着围墙;有的盲道上还会立着电线杆等。这样的盲道不仅没起作用,反而会促使盲人误入非机动车道、甚至险象环生的机动车道。



蔡尚君4年前擒获威尼斯最佳导演银狮奖的《人山人海》,对当下社会的思辨批判,对底层命运巨测的悲天悯人,带着近乎绝望的道德抨击,用低沉撩人的呐喊、斧劈凌厉的构思,展现了一段奇人奇旅。我们身处人山人海,渺茫到可以像气泡般无声无息地消散去,迷茫到可能像尘埃般隐身于草丛、露珠甚至鲜苔下。何来人生的坐标?又何来人生旅程的选择?但铁哥在他弟弟被劫车杀害后,决定自主命运——千里追凶,为弟报仇。影片前面大段的铺垫只为黑煤矿那场惊天动地的戏。在追凶的那些过程里,铁哥人性的左右摇摆,一次次让他坚定初衷。从走进黑矿的那一天起,铁哥就意



羊肉胡同120号院是我到京城的第一站。初听到羊肉胡同时,脑海里泛起的是那条飘着羊膻味的长巷。等到了实地一看远不是如此,这条胡同并不长,一个人慢悠悠地走十分钟光景也就到头了。而且,胡同里并没有任何与羊有关的东西,两旁开的更多的是珠宝店,如果非要找点与羊肉有关的东西,大概是开在胡同中央的那家不大的“河间驴肉”店了,羊和驴勉强算个亲家。

该说120号院了。听到“院”头脑中的图像是影片里那种高干子弟们住的或者是王朔笔下的大院。但现实是,120号院包围的只是两栋六层楼高的小楼,楼间很小,两旁各停一辆小车后中间就仅余一辆车通行的间隙了。

要找到120号院并不容易,院前的匾牌小得可怜而且粘着灰尘,粗一看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每当有人要来找我时,我总说找到胡同里的那个配锁的摊铺就到了。的确,120号院前的这家摊铺是最显眼的标志。有一次我去配钥匙,喊了半天才见他一家水果铺里慢悠悠地出来,他看了看我要配的钥匙,说是程序复杂要送到另一个点去,而他下午并没有时间去。但是那天下午,在进出120号院门时,我看到他在离摊铺较远的树荫下下棋,晚上出门时,他还正在下。在院里住久了便发现摊铺于他是个消闲的存在,更多时候他和一群人围在树荫下下棋。偶尔看到他在摊铺前帮人修自行车或配锁时,会让人觉得反常。他身上让人体会到一种慢悠悠的生活节奏。

每次下班回来,走到院门口时便会看到一群满头白发的老奶奶端着小板凳坐在楼荫里,摇着扇子,怡然自得地聊着天。愿意听的话会发现她们谈的多是天气、晚间的饭菜、儿女的工作之类。院里还有一群小男孩,总见他们在车辆之间互相叫喊追逐着,手中晃动的是一辆玩具车或者飞机模型,他们似乎并不在意院里活动空间的逼仄,并且永远也玩不累。

由于站台拉的比较长,这样的盲道分岔在公交站台的两端都设置了。然后,盲道做成坡状,缓缓地从小道伸向慢车道,再从慢车道铺设的盲道上延伸向站台,中间不间断,盲道的过渡和衔接得很好。这充满人文关怀的细节盲道规划,让人心里感到温暖。

此外,为了给盲人出行提供方便,交管部门应以依法治理占用盲道的行为,让沿途的商家明白,占用盲道是非法的,必须承担法律后果。我认为城市道路规划除了设置盲道,更应该关注与落实铺设盲道的细节,让盲道成为盲人出行的坦途。我曾经在南京江东门附近看见,几处公交车的站台出新后,附近的盲道也跟着出新,出新后重做的盲道堪称规划到位。直行的盲道到了公交站台后分岔。由于站台拉的比较长,这样的盲道分岔在公交站台的

识到此生可能无法再见天日了,凶手萧强虽近在咫尺,他却根本找不到机会报仇。其实,萧强更像惊弓之鸟,睡觉也睁着眼,内心蓄集的绝望让他铤而走险,炸矿未果反被黑矿保安乱棒打死。这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却让铁哥“心领神会”,或许黑矿帮他“报了仇”,但自己的命运则落入了无底深渊,这难道是命运不知所措后又一次给他开起了玩笑?为什么导演会在前面做出这么多的铺垫?我们似乎已经恍然大悟:了无牵挂的铁哥要效仿萧强,在他人生的最后一站“整出点事来”……电影在一声巨响后的火海里戛然而止,苍凉刺耳的背景乐

似一声划破浓烟弥漫的生命绝响。我们可以判断,追凶让铁哥找到了人生目标,而炸矿则是他在完成一次自我救赎。电影没有给出“千里追凶”正面的评议,反而在人性变化的捕捉中丰满了现实感,比如铁哥卖车却把钱给了那个离了婚却没有能力留下孩子的女人,但画面一转,他又动起了“抢车”

追凶的歪念。同时,电影对办案的无力感也只寥寥数语毫无观点指向,对黑矿肆无忌惮的存在也无明确交代。这种看似无声无息的影像,正是电影所要寄托“人山人海”中的虚无感和躁动感,体现出真正的现实力度。这让我想起美国思

邻居乔迁,留下一只灰黑的母狗,无处安置,送给了我。我家本有一条黄狗,实在不必要再养一条,消耗粮食,但母亲觉得它很可怜,就勉强留了下来,并取名:灰溜溜。

灰溜溜似乎知道自己是过寄的,全没了昔日的威风,整天低头缩尾。开饭时,非得我家的阿黄吃完了,它才敢慢慢吞吞过来舔食所剩不多的食物。

灰溜溜来了有一段时间了,一日,我发现灰溜溜的腰身渐渐粗了,而且皮肤有了光泽。吃饭时,它开始挑战阿黄的权威了,每每趁阿黄疏忽,它会快速上前去偷食,常常硬噎得脖子老长。

好几次,我看见阿黄把灰溜溜按倒在尘埃里,咬得一身的伤。有一次,阿黄锋利的牙齿甚至洞穿了它的后腿。我猜,这下灰溜溜应该安静几天了。可是我错了,灰溜溜竟不再满足偷取食物,而是公然抢食了。面对阿黄厉声吓阻,它不但不掉头而逃,反而呲牙咧嘴地迎上前去,阿黄往往被这股凛然之气,吓得发呆。

慢慢地,灰溜溜吃饭变得理直气壮起来,甚至把阿黄逼到一角去。阿黄不肯就范,向我求救。念及旧情,我出手相助,驱赶灰溜溜。没想,从来见人就羞涩无比的灰溜溜,竟然开始主动向我摇尾乞怜,还会在我身边蹭来蹭去。可是一想及它多年前不识时务地给我的那一口,我狠心肠地赶跑了它。



浓浓的菜香味很快随之而来。有段时间的早晨,还常听到一个小姑娘伴随着钢琴声在练歌,她练的是美声,声音悠长清脆。

尽管,这儿离我工作的地方要倒三班地铁,当初住进来也是一个临时的考虑,但我现在打算住下去,把它当作在京城长久的一站,因为对一个还不习惯漂泊的异乡人而言,这种烟火熏燎的市井生活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安慰!

灰溜溜却毫不在意,似乎一定要软化我。每次归家,它总是第一个冲出来迎接我;每次出门,它也会送我出很远。有一次,竟然走了二三十里。我渐渐被感动。终于有一天,我发现灰溜溜粗了腰身憋了下去,而且愈来愈瘦,却不知

怎么回事。一个雨天,我察见屋角毛茸茸地窝了一堆小东西,嗷嗷地尖叫。上前一看,竟然是一窝胖嘟嘟的小狗。灰溜溜蜷缩在旁边守卫,它一边喂奶,一边警惕地注视着我,突然之间,我成了它最熟悉的陌生人。母亲对这几只新到的不速之客,十分不待见,抱怨说,“养大它们,得喂一群鸡了。鸡能下蛋,狗能干嘛?”母亲煽动我去把小狗丢掉:“这油菜开花时候下的狗,按照老人们的说法,这样的菜花狗不能留,容易变疯。”

我提着小狗,把它们扔到了郊外。回来时,我看见灰溜溜可怜兮兮地望着我,我不愿多看它那黑炭珠般的双眼。那里面的绝望与无辜,使我如同坠入无底深渊。晚上,灰溜溜在门外呜呜地彻夜悲鸣。一连几天,灰溜溜消

失不见了。我决定去找找。在荒郊山坳的一个石窝子里,我找到了瘦得不成形状的灰溜溜。它耷拉着脑袋,眼里那缕亮晶晶的光彻底涣散了。大概是个半月后的某一天,我忽然闻到院后有股腐臭的味道。寻味追踪,我看见灰溜溜身旁有四只胖乎乎的东西。细看,赫然是几只肿胀的死狗。显然那是我扔掉的——灰溜溜的儿女。

一瞬间,我的五脏六腑都被掏空似的难受。无法想象,灰溜溜每天风雨无阻地去找它的儿女们的痛苦,想到这儿,泪水模糊我双眼,我抬头看看远处,明亮的阳光如刀子一样凿入我的灵魂。灰溜溜,这只狗娘,已经把它的孩子一一叼到了远处的小山头——它恐惧人再来伤害它的孩子。我无法原谅我自己,我亲手扼杀了这个狗娘的幸福。

在父亲“走”后两个月又四天,母亲“走”了。母亲和父亲的家在同一个县,当时,那里是共产党的根据地,他们先后参加了党的地方工作。据说,是经过我舅舅,他们相识、相爱了。在此后的六十五年里,他们一起经历国家发生的风风雨雨,也共同克服家庭都难免的磕磕碰碰,走完了他们的一生。

父亲“走”后,母亲念叨最多的几句话是,“老头啊,我要跟你走”,“老头啊,你怎么把我一个人留下了”,“老头啊,我没有照顾好你”。从这些自言自语中可以看出,父亲“走”了,母亲的精神垮了,继而就是厌食,由此影响到她本来就坏的心肾功能。

一天下午,我去家里看她,敲门没人开。我马上打电话给我大姐,她说,妈妈又住院了,一个检查结果竟是,严重营养不良。医院开始用输液的办法,然后发展到鼻饲。最后,她身体的整体功能衰竭了。她“走”得很平静,我想,她当时只有一个念想:“我去见我的丈夫了”。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江西插队时,我发现一个现象,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农民把一切物质的东西都看得很值钱,一件衣服要补到不能再补,一件农具要修到无法再修,但唯一不值钱的,就是自己的劳动。他们说,晚上睡一觉,明天就又有劲了。多么朴实无华。这些天,我突然把当时观察到的这个现象和我母亲联系起来。她的一生,除了工作,其余的全部精力就放在父亲和我们姐弟身上,他们的事情都是重要的,唯独没有她自己。

母亲一生近乎平淡,有时甚至有些凄苦。在我的记忆中,她从来没有刻意地打扮过自己;从来没有和父亲两人结伴远行。记得在“文革”前,家里有一些江苏省的布票,星期天母亲就和父亲到离上海最近的江苏的辖地昆山去买布,这就是他们的二人之旅。母亲早年的满足感,就是父亲的身体康健、工作顺利,就是儿女们健康地长大。到了后来的十多年,她每天就像上下班一样,去医院陪父亲;到了最后的几年,她干脆就住到了父亲的病房,和他朝夕相处。现在母亲去和父亲团聚了,愿他们一路走好。

悲情狗娘

巴山

陈以鸿
傍晚
(五代词人)
昨日谜面:抵达徐州时已晚
(卷帘格,台湾艺人)
谜底:彭于晏(注:按格法,逆读作“晏于彭”。晏,迟,晚;彭,彭城)

父亲在天堂有了陪伴

陈亮

想家·兰德有过这样的评述:什么在道德上更为恶劣,是罪恶,还是姑息罪恶,也就是对罪恶不定义、不回答、不质疑的胆怯的推诿做法。其意为,良知的泯灭或许比罪恶更可怕。铁哥差点被罪恶同化,但他最终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没有姑息罪恶,甚至包括自己内心那些翻腾过的“罪恶”。更为重要的是,他与罪恶同归于尽。恍然没有预判的结局是命中注定的归宿。且慢!片头有一处隐秘的注脚——在弟弟出事前,他非法经营的采石场差点搞出人命,自感难咎其责。如果没有千里追凶,他最后葬身黑煤矿可以理解为是报应,也可以说是悲剧镜像式的双重,是宿命的围剿。但正是因为有了“追凶”的主线,我们看到了他不与罪恶妥协的绝决和担当。

父亲“走”后两个月又四天,母亲“走”了。母亲和父亲的家在同一个县,当时,那里是共产党的根据地,他们先后参加了党的地方工作。据说,是经过我舅舅,他们相识、相爱了。在此后的六十五年里,他们一起经历国家发生的风风雨雨,也共同克服家庭都难免的磕磕碰碰,走完了他们的一生。

父亲“走”后,母亲念叨最多的几句话是,“老头啊,我要跟你走”,“老头啊,你怎么把我一个人留下了”,“老头啊,我没有照顾好你”。从这些自言自语中可以看出,父亲“走”了,母亲的精神垮了,继而就是厌食,由此影响到她本来就坏的心肾功能。

一天下午,我去家里看她,敲门没人开。我马上打电话给我大姐,她说,妈妈又住院了,一个检查结果竟是,严重营养不良。医院开始用输液的办法,然后发展到鼻饲。最后,她身体的整体功能衰竭了。她“走”得很平静,我想,她当时只有一个念想:“我去见我的丈夫了”。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江西插队时,我发现一个现象,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农民把一切物质的东西都看得很值钱,一件衣服要补到不能再补,一件农具要修到无法再修,但唯一不值钱的,就是自己的劳动。他们说,晚上睡一觉,明天就又有劲了。多么朴实无华。这些天,我突然把当时观察到的这个现象和我母亲联系起来。她的一生,除了工作,其余的全部精力就放在父亲和我们姐弟身上,他们的事情都是重要的,唯独没有她自己。

母亲一生近乎平淡,有时甚至有些凄苦。在我的记忆中,她从来没有刻意地打扮过自己;从来没有和父亲两人结伴远行。记得在“文革”前,家里有一些江苏省的布票,星期天母亲就和父亲到离上海最近的江苏的辖地昆山去买布,这就是他们的二人之旅。母亲早年的满足感,就是父亲的身体康健、工作顺利,就是儿女们健康地长大。到了后来的十多年,她每天就像上下班一样,去医院陪父亲;到了最后的几年,她干脆就住到了父亲的病房,和他朝夕相处。现在母亲去和父亲团聚了,愿他们一路走好。